

上 / 册

知我如你， 情深不负，



ZHIWO

RUMI

QINGSHEN

叶落无心

◎ 著

有些人，你忘记他，需要漫长的三年；
你恨他、恼他，持续了漫长的三年岁月；
而他逗你笑，三秒钟足矣。

知我如你，
情深 不负

[上册]

叶落无心 著

张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我如你,情深不负 / 叶落无心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8. 5

ISBN 978-7-5552-4130-0

I. ①知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515号

书 名 知我如你,情深不负

著 者 叶落无心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孙红萍

特约编辑 崔悦

装帧设计 千千

照 排 梁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130-0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

目 录 [上册]

序 幕	1
第 一 章 异乡客	6
第 二 章 初见欢	14
第 三 章 人心深	26
第 四 章 温情浓	38
第 五 章 星火缀	48
第 六 章 落花意	58
第 七 章 流水情	67
第 八 章 心难移	79
第 九 章 情难断	91
第 十 章 初吻炽	104
第十一章 分手易	114
第十二章 冷夜漫	122
第十三章 爱难收	133
第十四章 烟火燃	143
第十五章 春夜暖	161
第十六章 最钟情	177
第十七章 爱正浓	192
第十八章 风声起	212
第十九章 相信难	231

目 录 [下册]

第二十章	意难决	253
第二十一章	重逢时	263
第二十二章	真相显	279
第二十三章	无奈落	293
第二十四章	婚约毁	316
第二十五章	情缘续	336
第二十六章	恋曲终	353
尾 声		373
番外一	谁是谁的劫	390
番外二	有一种朋友叫郑伟琛	402
番外三	人生若无初见	418
番外四	幸福生活	432

知我如你，情深不负

序幕

人的记忆就像旧电影，即便褪去了颜色、模糊了声音，有些情节也会永远印在脑海中。

我又做了那个很长又很凌乱的梦。我梦见自己再一次回到了那一栋年代久远的留学生公寓，那一季的樱花盛放在我的阳台外，也在叶正宸的阳台外，因为我和他的公寓只隔了一道墙。

梦中的夜，风雨欲至，樱花林在疾风中摇摆，花瓣漫天飞扬，遮天蔽日，一池荷花在水中动荡，破碎的花瓣随波逐流，不知归处。

梦中的我，还停留在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，独自在公寓中读书。睡意袭来，我看看指向十一点的表针，合上未读完的《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与应用》论文。这时，门外的走廊上响起一阵非常熟悉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

脚步声停在我门前，伴随着一阵轻浅的敲门声，叶正宸略带疲惫的声音传来：“丫头，我好饿，给我煮碗面吧。”

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下床，打开门。门外站着一身黑衣的叶正宸，他英挺的轮廓被暗夜模糊，只见眉宇间隐隐的倦色。

“师兄，这三更半夜你让我给你煮面，你拿我当闺女使唤呢？”我嘴上虽然抱怨，奔向厨房的脚步却丝毫没有减缓，烧水的动作也格外急促。

“我倒想拿你当老婆使，你乐意吗？”他的眼光瞄向我身上的睡衣。

明知他只喜欢在嘴上讨点便宜，从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，我还是套了件外衣，才去冰箱里取面和鸡蛋。

一边煮面，我一边感叹：“谁要嫁给你当老婆，这辈子算是毁了。”

他轻笑：“谁要是娶了你当老婆，这辈子算是有福了。”

我憋不住笑了出来，回头看他，他清朗的笑容在梦境中渐渐模糊，渐渐透明，最后像轻烟一样消散得了无痕迹。

“师兄？叶正宸？”我四处张望，四处寻觅，可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仿佛置身于一一片厚重的浓雾中。我向前跑，向前跑，跑了很久很久，终于听见一声遥远的呼唤：“丫头！”

我站住，眼前的浓雾散去，我发现自己站在大阪关西机场的登机口前。广播里一遍遍地播放着登机信息，催促着还未登机的乘客，其中就有我的名字。而我，正站在登机口前，低头看着手机上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叶

正宸搂着我，嘴角噙笑，眼中浓浓的深情显而易见。

“丫头！”

听见一声熟悉的呼唤，我循声转身，看见叶正宸跑向我，他的头发被汗水浸透，白色的衬衫也被汗水浸湿。

“丫头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”他在距离我只有几米的时候，被追上来的安保人员拦住。他拼命挣扎，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，对我说，“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一次，行不行？”

看见他眼中有苦难言的痛苦，我忽然想起了很多事。我想起他说过要照顾我，要娶我，等我老到走不动时，他要用轮椅推着我环游世界，也想起他对我一次又一次的欺骗。

他说他欺骗我，是因为在乎我，我也相信他是爱我的。可惜，再深的感情终敌不过他的责任、他的信仰。

“你给我三分钟，我跟你说真话……三分钟，只需要三分钟。”

梦中的我，丢下一切跑向他。

他笑了，伸展双臂将我揽入怀中。我也笑了，用尽全力地紧紧抱住他，很怕一松手，他又会消失。

万物停止，无声无息，世界只剩下我们相和的心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，看向混沌灰暗的天空，我知道这是梦，因为我做过太多次这样的梦，因为梦里没有阳光，没有蓝天，梦里的我才会不顾一切留在他身边。

现实中的我，别无选择地离开。

梦境突兀地换成另一个场景，一个我全然陌生的地方，眼前是停车场，背后是昏暗的灯光，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也分不清方向，只嗅到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不易察觉的消毒水气味。

叶正宸的身影出现在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前，英挺依旧，沉稳依旧，我想跑向他，却无法迈步，我用力喊他，他却听不见。

忽然，我看见一把枪从停靠的一辆车中慢慢探出，枪口对准了叶正

宸的方向。我吓得全身发抖，拼命喊他：“师兄，小心！小心，有人要杀你！”

他还是听不见。眼前的一切就像是自动播放的电影，而我只是台下的观众，除了眼睁睁地看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子弹无声地射出，叶正宸似乎有所察觉，闪身避开了子弹。一击未中，停靠的车急速启动，朝着他直冲而去，车上的人打开车门，朝着他不停开枪。叶正宸敏捷地闪避，跳上他的车，驱车向停车场的出口冲了过去。就在他即将开至出口时，另一辆车突然开出来，横在前方，挡住他的路。

叶正宸非但没有减速，还将油门踩到最大，朝着阻拦的车尾冲去。在一声巨响中，挡路的车被撞开，叶正宸的车也因为偏离方向，撞上旁边停靠的车。

刺耳的撞击声中，枪声连续响起，我看见子弹将他的车窗射碎……

“不！”我大喊着，同时感到身体突然下坠。

我从噩梦中惊醒。

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在医生办公室里。外面天空仍是一望无际的黑暗，眼前写了一半的病历被泪水浸透，字迹模糊了一片，旁边的电脑上还显示着我刚才搜索到的图片，那是两个月前，一个学生在日本大阪大学地下停车场中拍到的画面，停车场中的几辆车被撞得七扭八歪，满地汽车的残片、玻璃碎片，还有血迹，却未见任何肇事的车辆和伤者。

我揉揉被压麻的胳膊，关了电脑，将病历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，起身走到窗前。天空没有星光，只有一弦孤月半悬在那里，有些凄凉。我拿起手机，从近期的短信息里翻出了几次下定决心想要删除，却依旧保存在手机中的短信息：“好饿，想再吃一碗你煮的面。”

这些年，时过境迁，很多人和事都已改变。他已不是从前的“叶师兄”，而我，也不是那个为爱不顾一切的“丫头”。我还可以再给他煮一碗面吗？许久，我没有想出答案。

办公室门外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脚步声停在我的门前，接着便是一阵轻浅的敲门声传来。

我迟疑着走到门边，打开门，毫无意外地看见叶正宸站在门前，身上穿着墨绿色的军装……

人的记忆就像旧电影，即便褪去了颜色、模糊了声音，有些情节也会永远印在脑海中。

知我如你，情深不负

第一章

异乡客

孤独像一种强大的吸引力，让陌生人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，聚出友情，聚出亲情，偶尔也能聚出爱情。

那一年深秋，我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，在天高云阔的午后，独自拖着笨重的行李箱，背着硕大的双肩包，攥着空姐送我的崭新地图走出日本大阪市的关西国际机场，辗转了两班大巴和两趟磁悬浮列车，我捧着被不同语言、不同笔迹勾画过的地图找到大阪大学医学部时，已是灯火辉煌。

古朴的建筑已被黑夜模糊，却丝毫不减严谨之气，参天林立的银杏树虽被夜风扫落了黄叶，却不显凄然之色，而我在陌生的异国他乡跌跌绊绊奔波了大半日，心中的雀跃之情也毫无减少，仰望着大楼内透出的一束束灯光，心中充满期待。

在我期待的张望中，旧日的大学师姐季晓婷从大楼的侧门一路小跑出来，朝我挥手喊着：“小冰，这里。”

我急忙拖着行李箱奔向一身浓烈消毒水味道的季师姐。她比记忆中瘦了一圈，原本清秀的脸变成了清瘦，纤细的身材在宽大的白大褂下更显羸弱，过肩的长发随意绾在脑后，发梢有些不自然地卷曲，好像刚从帽子里释放出来。

“师姐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做实验吗？”在我的认知中，只有实验室才会用这么高浓度的消毒水。

“嗯，我下周要做报告，需要一些实验数据。”她看看我的行李箱，略微思考了一下，“刚好副教授也在实验室，我先带你去见见他，再送你去临时公寓休息。对了，你吃晚饭了吗？”

听说她要赶报告，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，便扯了个善意的谎：“我刚刚吃过了。”

“哦，那好。”她帮我把行李放在侧门的一角，说，“你的行李先放在这里吧，一会儿见完教授再来取。”

“呃……”放在这里？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万一被路人甲顺走了，我以后可怎么混？

就在我忧愁着没有家当的凄惨生活时，季师姐已通过了视网膜识别系统的安全检测，打开侧门，脚步匆匆地走了进去。权衡了一下情势，我决然地抛下行李，跟随她的脚步，走进传说中的大阪大学医学研究部。

穿过寂静的走廊，我们走进一间充斥着消毒水味儿的实验室。室内，一个头发灰白、面孔却不见苍老的中年男人正在显微镜前写写画画，见季师姐带我进门，立刻站了起来，用日语对我说：“您好。”

“小冰，他就是我们副教授，柴田先生。”季师姐用英语帮我们介绍，“柴田教授，她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师妹，薄冰。”

柴田教授微笑着说了几句日语，我凭借大学选修课学的那点日语基础知识猜测，他是在跟我问好，还问我会不会说日语。

我用英语回答：“我只学过一点点日语，达不到日常对话的水平。”

他立刻换成流畅且标准的英语，语气温和，态度友善：“没关系。会英语就足够了，我们以后可以用英语交流。”

柴田教授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后，告诉我明天来实验室熟悉一下环境，下周可以正式进入研究室学习。他还郑重交代季师姐尽快帮我办理相关手续，千万别耽误时间。

他那副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好像恨不得马上把我关进实验室，以免我逃跑了。

我现在只是研究生，在日本大学算是非正规的学生，没有学位，也不能修学分。我原本计划先找所语言学校恶补日语，再参加明年春季的修士入学考试，等到考试通过了，正式进入研究室学习。这个顺序显然和柴田教授设计的不太一样。

“柴田教授，”我试探地问，“我是不是明年年初还要参加修士入学考试？”

“如果你想要拿到修士学位，必须参加。”

既然要参加考试，我现在就开始在实验室做研究，岂不是会耽误修士考试？

看出我的忧虑，柴田教授以非常轻松愉快的语气告诉我：“你只管好好做研究，完全不必担心入学考试。不论你成绩如何，我都会录取你的。”

“呃？”这是什么情况？日本的教授都是如此“关照”学生的吗？

我努力回想自己提交给大阪大学的简历，除了大学成绩好点，托福和GRE成绩高点，写推荐信的老师对我的评价稍微夸张点，还有季师姐以人格担保，也没什么特别啊，副教授怎么对我如此“特殊”关照？一想到日本的某类影片，我偷偷擦了一把冷汗。

从实验室去酒店的路上，我问了季师姐才知道，在日本，知名医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堪称稀缺资源，还没毕业就被各大医院“洗劫一空”，导致医学部的知名教授们都在为招不到修士而头疼。为此，大阪大学的修士入学考试通过率不得不升至百分之百，但仍是年年生源不足。在这样的情势下，就算我想不考上修士，学校和教授都不同意。

听完季师姐的解释，我忐忑的心总算安定下来，在她帮我安排的JICA酒店暂时住下。

在日本度过的第一个夜晚，正好是农历八月十六，月亮格外圆，星空格外亮。我给父母打了个简短的电话报平安，便开始整理行李。行李箱里的毛毯红得炽热，让我不由得想起妈妈一边用尽全力往行李箱里塞毛毯，一边唠叨着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：“日本多雨潮湿，要记得铺上毯子，免得受凉……记得按时吃饭，按时睡觉，不要总熬夜，熬夜容易内分泌失调……天黑时，不要一个人出门，要注意安全……交朋友要小心，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国外，容易吃亏。”彼时，我只觉得老妈太啰唆，令我的耳膜承受了沉重的负荷。如今独自望着天上的圆月，才明白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，老妈那些不厌其烦的唠叨变成字字句句的温暖，萦绕在我身边。

身在异国的孤独很深刻，却也很短暂。因为这里有太多孤独的学生，孤独像一种强大的吸引力，让陌生人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，聚出友情，聚出亲情，偶尔也能聚出爱情。我便在这种强大吸引力的驱使下，很快结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，其中有材料学部亲切热情的冯哥，有物理学部温纯敦厚的马老师，还有经济学部的研修生秦雪。

秦雪是那种典型的江南美人，衣着清雅，温婉娴静，一口吴侬软语，带着水做的娇嫩。据说她的舞跳得特别好，大阪大学的迎新晚会上，她凭借一曲飘逸的中国风缎带舞，让无数男生心猿意马。初识时，我也对秦雪

很有好感，经常主动约她一起吃午饭，希望能跟她成为朋友，可秦雪总是很忙，我不好意思总打扰她，便经常去做冯哥冯嫂的“白炽灯”。

不久后，我在冯哥的帮助下，申请到了丰中校区的留学生公寓。那是一栋年代久远的建筑，经过多次翻新，地面、墙面涂不掉历史的沧桑感，但丝毫不影响公寓的舒适和整洁。搬家那天，很多人都来帮我搬东西，一向很忙的秦雪也主动来帮忙，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

我的房间在三楼最里间，露天走廊的最深处，二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明亮整洁，桌椅、双人床虽有些陈旧，却一尘不染，电视、冰箱、全自动洗衣机、微波炉等电器也是一应俱全，满满都是人间烟火气。

“这间公寓真不错。”我难耐兴奋，对身边的秦雪说。

“……”

久久没有等到秦雪的回应，我回头去看她，只见她失神地看着我隔壁的门，牙齿轻咬着下唇，一双秋水明眸中更是荡漾起溺死人的眼波。出于好奇，我瞥了一眼隔壁的房门，门上贴着主人的名牌，上书刚劲且飞扬的三个字：叶正宸。

从名字看来，他应该是中国人；从字迹看来，他应该是个男人。

“小雪，你……认识他吗？”

我的询问唤回秦雪丢失的三魂七魄，她尴尬地笑笑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我又看了一眼隔壁门上的名牌，暗暗记住了那三个字：叶正宸。

赤着脚走进房间，走到落地窗前，我拉开白色的薄纱窗帘，只见窗外是一个露天的阳台，阳台外是一片樱花林，现在是满枝翠绿，郁郁葱葱，想来到了初春定会绽放出一片浪漫的花海。转过身，我又打开朝南的窗子，窗外是露天走廊，视线越过走廊，可以看见楼前那一池被青草围绕的碧蓝浅湖，湖中锦鲤游动，激起层层碧波。湖心有块巨石，乌龟正趴在上面惬意纳凉。

一缕微风夹杂着淡淡的青草香从窗外吹入。

那一刻，我爱上了这里——我的第一个家。没有老妈的唠叨，没有老

爸的约束，独属于我的世界，藏满了我青春的秘密。

在我的新家里，我请新朋友们吃了一顿地道的川菜，还有几个以前未见过的中国留学生也被饭菜的香味诱惑，跑来蹭饭。我还特意去请隔壁的新邻居来吃饭，可我敲了很久的门，始终无人应答，直到大家酒足饭饱，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，隔壁仍是空无一人。

连续几日，我每天都会选不同的时间去敲隔壁的门，有时清晨，有时深夜，回应我的始终是紧锁的房门。

我向秦雪打听：“小雪，你认识住在我隔壁的叶正宸吗？”

听见这个名字，秦雪的笑容一僵：“嗯，认识。”

“他最近几天都没回公寓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”

她别过脸，垂下眼睑，最后才缓缓摇了摇头。见她的表情隐隐透露出一丝感伤，我便不再多问。我又去问了楼上可爱的小璐同学知不知道叶正宸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她双眼发光地说：“他呀？他好像挺忙的，经常不回公寓住。至于到底去了哪里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小璐的话更勾起我对新邻居的好奇，每次面对他紧闭的房门，我总忍不住猜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在忙些什么？他经常不回寝室，究竟去了哪里？

终于有一次机会，让我对这个新邻居有了全面的认识。那是我搬进新公寓的第一个周末，五楼的冯哥和冯嫂约了周围的邻居去他们家吃饺子，以欢迎我们新来的学生加入他们的大集体。大家聚到一起包饺子，边包边聊，热闹非常。

人多嘴杂，最适合打听事情。趁着秦雪还没到，我把握机会问大家：

“你们认识叶正宸吗？我找他有点事。”

“叶正宸？是医学院那个帅哥博士吧？”一个女生满脸神往地描绘着他如何帅得让人神魂颠倒，恨不能把所有经典词汇都用在他身上，显然她回答不了我的问题。不过，她至少让我知道了叶正宸是医学院的。

有人笑问：“看你一脸的桃花色，是不是喜欢他呀？”

女生红着脸答：“才不是呢。他这样的男人是用来远观的，不是用来喜欢的。谁不知道他换女人跟换衣服一样……”

她又让我知道了叶正宸是个见异思迁的渣男。

年轻女孩在一起总爱八卦，找到了值得八卦的男神自然不会放过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开始讨论起我这位新邻居的风流韵事。后来，原本保持缄默的小璐忍不住了，转移了一下主题。她问季师姐：“晓婷姐，听人说叶正宸的教授想要把他留在阪大医院，是真的吗？阪大医院不是从不聘留学生吗？”

听见这个问题，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季师姐。季师姐在一众期待的目光下，清清嗓子说：“日本的医院的确很少留外国学生，尤其像阪大医院这么好的地方，但叶正宸是个例外。田中教授说：叶正宸是为胸外科而生的，不但理论好、技术高，心理素质也好，最关键的是体力好。有一次，他跟着田中教授连做了四台手术，出来还能为一个病人不间断地做半小时的心肺复苏，硬是把那个病人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”

一众女生听得都傻了，手里的饺子都捏得变了形，当然，也包括我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才回过神，小璐问：“那他一定会留在日本吧？我听说，在日本做医生特有‘钱’途，看阪大医院的年轻医生，哪个不是开着名车，身后还跟着成群结队的美女。”

师姐说：“叶正宸一直给田中教授做助手，赚得肯定不比那些年轻医生少。”

来日本之前，日语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些日本的文化。在日本，只有教授、医生、律师被尊称为“先生”，他们不只收入高，地位也高，不论警察、高官还是有钱的商人，见了他们都要鞠躬，以示尊敬，足见在日本做医生是件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。

“但是……”季师姐放下饺子，才继续把话说完，“他说他毕业之后就会回国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